

世先采誌

一卷三期

1941.-42.

1:3-4

世界雜誌

第一卷第三期

傳教問題討論

傳教教育學

談傳教工作的合法範圍

傳教工作基本的原則

國人對於公教的態度及其起因

對現代公教教育的認識

羅馬教廷與各國政府關係

教務報告

漫談哲學

哲學的概念與部份

聖地巴勒斯坦地誌

地質學與時間性

一個冷淡教友的自白

公教喉舌——益世報

我是雷鳴遠神父的學生

編者的話

教聞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一日

牛若望

楊慕時

子微

汝若愚

周健龍

羅光

韓文瑞

劉宇聲譯

陳正祥

載溯希譯

宏詞

步雷

楊榮春譯



益豐製藥廠經驗良藥

追風定痛膏

功能：追風定痛和骨投損舒筋活
血消積去瘀利氣通關無名腫毒消炎
散腫尋穴貼用能走五藏六腑十二經
絡驅寒除濕大有奇效

加料虎骨酒

功能：驅風定痛除濕去寒壯筋強
骨調和氣血入骨授風利氣通關除癱
治瘼五臟二腑之痺鎖驚安神健胃強
身奇效如神

八寶眼藥粉

功能：祛風散寒清火退熱明睛去
翳消腫除瘰疔定痛消毒為治目第一良
品

益豐補丸

功能：益陽滋陰補火助水強筋健
骨增髓添精生血養氣補先天不足助
後天失調真乃滋補良品常服百髮轉
青返老還童卻病延年

貴陽德昌祥參茸燕號總經理
地址：大十字口
電話：四一八

黃寶善藥名貴出品



消積驅蟲
健脾開胃

黃寶善 消積散



清火
止渴
退熱
消煩

黃寶善 止痛丹



除痰止咳
療肺防癆

黃寶善 止咳丹



止痛
安神
驅風
退熱

黃寶善 止痛丹

貴陽德昌祥參茸燕號總經理

地址：大十字口
電話：四一八號

外阜函購 原莊司牛

傳教教育學

(上)

牛馬什

一、建設本位傳教學

誰想獲得目的，必須用相當的方法，這個哲學上的定理，無論誰都承認，因為這是不可否定的定論。我國古人也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同是一樣的道理。所以只有目的而無方法，仍等於零，但方法須適合於所期望的目的，否則方法仍與目的無關。方法可以說沒有一定，須視巨的而異，南轅北轍，人固知其不可也。

傳教的目的，是要人信仰天主，救自己的靈魂。傳教的目的既定，則方法也應該分明。傳教方法，通常分爲二：超性的——天主的助力；本性的——傳教人的力量。後者我們也可以稱之爲「人爲的」方法。現在我們所要研究討論的不是超性的方法，因爲那是固定的，平常是只要人作到，天主就來相幫，而且也是人人皆知皆行的。我們要研究的是「人爲的」方法，因爲這個問題頗爲複雜，且以其是「人爲的」，所以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主張，因此不能形成一致的作風，且有一分道揚鑣的趨勢，這在傳教的效率，成績上，不無影響，有時有很大的影響。即以我國教務史來看，當清康熙乾之時，爲了「中國禮儀之爭」，不能不說在教務的進展上，發生了很大的阻力。

本來「人爲的」方法，可以說不是固定的，但也可以說是固定的。說不固定，因爲須活用方法，而不爲方法所限制，否則便是：「膠柱鼓瑟」，「刻舟求劍」。說固定，因爲在原則上，須有固定的方法。什麼是原則上的固定方法呢？我們可以用一句簡單的話概括這個方法，那便是：「建立本位傳教方法」，說清楚一點，就是「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宜的方法。

「橘逾淮而爲枳」，這是空間的關係，空間有了變化，物性似亦受其

影響。一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這是時間的原因，時代有了差別，飲食自亦有所不同。「人心不同，猶如其面」，這是人的問題。因此不能製定一套方法，無論時空如何，人事怎樣，總是用牠來應付一切環境；苟其如此，吾知其必失敗也。所以對於傳教方法的問題，須要抓住時代，辨識地域，分別人事。必如此，才能產生出適宜的方法，才能獲得傳教的效果。我們現在很可以拿教育方法來說明這個問題。不過在說明這問題之前，還有應注意的幾點，須先加以解釋。

二、教育目標

我們爲研究教育方法，先要知道什麼是教育。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善也」，將教育二字合成一詞，其義則爲無論教人者，與受教者，所期望的一個共同目標，即爲善，若按教育一詞的拉丁語源說，Educare，有引出義，即引導人的固有性能，使之完全發展，以達到人生目的。我說引導「人的固有性能」，因爲普通解釋教育一詞的意義，多半注意到兒童身上，這自然是狹義方面的解釋，若就廣義說，不只兒童應受教育即是成人也應受教育，人終身應受教育。因爲教育既是要人向善，人何時而不應爲善？又教育既是導引人的個性，使之完全發展，則人之一生，何時不須發展自己的個性？根據以上教育一詞的解釋，我們可以認識教育的目標，就是「教育者，所以使人學習作人者也」。一切知識，一切學術，如果不針對着這個目標進行，那些知識，學術，就等於無用，教育也就等於零。那麼，教育既是要人學習作人，須先對人有正確的認識，對人生目的，要有清楚的瞭解，不然便不會使人學習作人。

我說要達到教育的目標，須對人有正確的認識，對人生目的，要有清楚的瞭解，讀者必要懷疑，有誰不知道人是什麼，又有誰不認識人生目的

？對於人的認識，人人固然有，但未必正確，比如認人是一包濃血包、一塊大骨頭；或者認人「是外面只剩兩隻腳，却得到了兩手，內面是三斤二兩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占有多數神經系質的動物」。這和達爾文一派進化論者認人與其他動物，只有程度上的區別，而無種類上的差異，是一樣的說法。所以他們便說人與動物是一家，猴子是人類的遠祖，若再往上溯去，人的更遠祖是文昌魚，始祖是原粒，原子，電子？再往前是空無，因為我們研究物理學，知道物質是有始的，無論牠有多少萬年的歷史。這是唯物主義者對人的認識，請問這樣認識人正確與否，讀者可以自己去解答。

至於對人生的目的說，有的人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的觀念，像兩晉南北朝時代的一些士大夫階級，便都是這樣認識人生目的。希拉大哲學家伊壁鳩魯說過：「我只要有麵包和水，快樂已經不比上帝差多少了」，他的意思是說：人生就是享樂，享樂就在物質的滿足，好在伊先生的欲望並不十分高，所望者只是麵包和清水，假使他也具有像現在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軍閥的欲望，那才不得了，他必在兩千年前就發動侵略戰爭了。這是一些對人生目的的認識，還有其他的種種說法，我們不必完全寫出，讀者若想知其詳，可以找些專書去研讀。但這些認識是否正確，也請讀者自己去解答。

在我們看以上所有對於人的認識，或是對於人生目的認識，都是不正確的。我們對人的認識，是人具有靈性的動物，因此人不只與其他動物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有種類上的不同，人與其他動物，不是一家，人類的遠祖不是猴子，也不是什麼原粒，原子，電子，確實是由造物者所造。

還是人的來源，靈性與動物是構成人類個體系的兩種要素。人的構造既不同於其他動物，他的目的，更不同於其他動物，其他事物的目的，只在眼前，更不知多，更不知春秋，朝開暮落的鮮花，夏榮冬枯的草木，或是以六千年為春，八千年為秋的大椿，其目的都是相等的，只在現時。時間過去即完結他們的壽命。至於人却不是如此。人生不是為現在，也不只

是現在的享樂，却有更遠大的將來目的，這是我們對人生的真正認識，也是對人生目的確實解釋。

教育既以發展人的生性為目的，就該針對着如此的人性，去籌劃發展的方法；人生目的既不在現世的享樂，而在身後的生活，教育者也就該循着這個目標，指導，訓練受教者。

三、教育權誰屬

教育權不是個人的，而是屬於團體的。人類所組織的社會，可以分作三個階級，即家庭，國家，宗教是也。這三個社會，我們稱之為完全的社會，第一，論社會的自律說，這三種社會，在他們本然的範圍內，都能自足自給，無須外求。第二，就社會的目的說，這三種社會，為人類的生活，都有其必然的目的。家庭社會是其他社會的基礎，細胞，所以就普通講，沒有健全的家庭也就沒有健全的國家。家庭既是一個完全的社會，須有他的主要權力，教育權力，就是其中之一。因為在家庭中，有執行主權的家長，他能够而且該當按着天賦的主權，領導，訓練他手下的人，如果沒有教育權，他便不容易執行其他的權力，至於國家也是人類性律中所要求的一個社會，因為沒有這個社會，個人的，家庭的許多權利，將無法保存；尤其是在現在強散弱，大壓小的時代，沒有國家的保障，個人，家庭將無法生存，不過國家的職務，是在圖謀人民的現世幸福；為執行他的權力，自然也須有教育權；但有一點，國家教育權不得侵越家庭的教育權，因此國家不能強迫家庭送其子女入與他們信仰相悖的學校，如同在現在的蘇聯，德意等國的辦法，都是違反家庭教育權的原則的。最後是宗教，我說宗教，當然指的是真宗教，那些左道異端，無宗教的價值，自然也就失掉宗教的資格，自然也就不能有教育權。真宗教要人獲得人生最後目的，那麼，必須有其教育權，否則也就不能領導，指示人類達到他的最後目的。從這一點說來，世界的真宗教只該有一個，因為人類的目的，最後目的，該是同樣的，如果有許多宗教，甲宗教指示人一個目的，乙宗教又指示

一個別的目的，人將莫知所從，所以真宗教必該只有一個，如同真理只有一個是一樣。這個問題，是宗教學上的問題，我們此地不必詳細論列。

四、聖教會的教育權

根據我們前邊所說的理論，可以知道聖教會有其教育權，因為聖教會是真宗教，他具有真宗教的標誌，條件。再根據我們所說的教育目標，應該說只有聖教會具有教育權，因為教育既是教人學習作人，教人認識人之所以為人，並指示給人生最後目的，然而這個不是國家的任務，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為民衆謀現世的幸福，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因此國家辦的教育，其主要目標也不外乎現世的；而不能，至少從歷史上看，他不會盡滿教人正確地認識人及人生目的責任；家庭雖然說能够。也應該作到教育所期望的目標，但普通說來，是有點不够，因為按現在的情形說，家庭不能負擔全盤的教育（由小學而大學）就只說義務教育吧，按現在社會趨勢說，家庭似乎也不能勝任。那麼，只有宗教能够兼家庭、國家的職務。他能够，只有他能够作到教育所要求的目標。教人學習作人，認識人生。這不只是理論，而歷史實告訴我們，聖教會曾經把這個任務負起。我們試研讀歐洲的文化史，教育史，當可知道聖教會對於歐洲文化的貢獻，及對於教育的倡導，主持；當中古時期，歐洲的大學教育，完全操在聖教會手裏。試一考查歐洲的著名大學，有幾個不是聖教會開創的？就是到今天，聖教會在教育界，仍佔着大部分的勢力。假定聖教會自教育界撤退出來，我們相信人類前途，更要陷於可憐，渾沌的狀態。

再從授權與教會的耶穌所說的話看，這個問題更為明顯。耶穌曾向宗徒們說過：「天上地下的一切權力，都交給我……你們要到世界去，教訓萬民。」像這樣的話，耶穌給宗徒們講過多次，而且每次講話的口氣，都是極肯定的，絕不含混。從耶穌說的話，我們可以知道宗徒們的任務，是教育人，教育世界一切的人類，所以「他們的話，自此海至於彼海，自天涯至於地角，」可以說是無遠弗屆。

到耶穌升天後，宗徒們就開始執行自己的任務，到處宣傳耶穌的福音，教訓人羣，為能使他們方便，專心一力去作祈禱及教育人的工作起見，就選擇了若干熱心的青年，替他們經管分配麵包的瑣碎事情。我們讀宗徒行傳，便可知宗徒們執行耶穌所授與他們的教養權之種種經過。

五、傳教教育學的建立

我們讀宗徒行傳，讀宗徒們所遺留下的信札，尤其是聖保祿的十四封信札，可以知道宗徒們對於傳教教育的建設非常注意也非常努力。我們試一翻閱聖保祿的信札，實在感覺到稱他為傳教的大師，並非言過其實。我們看他當時反覆叮嚀他的兩位高足弟子，弟莫德和弟多，關於選擇訓練傳教的人才是如何細心，是如何慎重。同時除了超性的方法外，對於人為的方法也極其注意，比如他函告弟莫德，要弟莫德注意研究學問；不但囑咐門弟子要好學，他自己也非常好學，他能在百忙之中，仍不忘讀書，他囑咐人把他素所讀的書，遇機會帶來他身邊。我們知道聖保祿是從名師加瑪略受過高深教育的，不但對於猶太民族的文化，有深刻的研究，就是對於當時的希拉，羅馬文化，他也有極深刻的認識，因此他同希拉的博士們，在公堂上去作辯論，引用希拉的典故歷史，去駁斥他們學說思想的錯誤。如同他給希拉人解釋他們所崇拜而不認識的天 *Idol*，非常清晰明白，使他們聽了非常感動，甚致於要求他作第二次講演。又有多少聽聖保祿講演至到夜深時；又有人聽他講演，驚奇他的學識，口才，以為他是天上的「麥而古略」。我們再讀他給羅馬人寫的一封信，或給希伯來人的信，他引經據典，折服他們的心。從此我們知道聖保祿對於人間的知識，絕對不肯輕視，他所以能在傳教上有那樣良好的成績者，雖不能說完全歸功於他的人間學問，然而可以說一部分也是由於此的。假使他沒有那樣的學識，恐怕他不敢去到希拉人的公堂作公開的講演，去說服那些因人間學問而自大的希拉人們。

聖保祿不但在口頭上達立了那一因時，因地，因人，一而刷宜的傳教方法，而且他所運用的方法，見之於文字，他不但教給當時的教友們普通的教理，還教給他們很深的哲學，神學，因而連聖伯多祿也非常稱讚他的精深理論，所以然者，聖保祿並不是要炫耀自己的學識，博取他人的稱譽，他實在明瞭為教育教友們，為保衛他們的信仰，宣傳耶穌的福音，只教教友們學幾句粗淺的道理，絕對不夠。第一如果我們只給那些知識階級，講很粗淺的理論，請問他們是否願意聽？願意相信？假定我們在我國舊知識界，我們所講的話超不過儒道佛各家的理論，自然要難免所謂「同浴而裸」之譏諷，（紀曉嵐語，見四庫提要）或者我們不認識他們的理論，談話時必生隔膜。再比如我們和現代的一般有新知識的人講話，假使我們不明白一些科學物理，或者不知道康德，達爾文，馬克斯等的哲學，其錯誤在什麼地方，我們又如何能說服他們？我可以仿耶穌的一句話說，「假使你們的學問不超過其他一切的人，你們不能收傳教的效果。」實在「司鐸的唇舌，要保衛學術。」

聖教會的理論，啓示的信仰，到最後一個宗徒之死，便已停止，換句話說，聖教會的理論，到那個時候已經完成，以後再沒有新的啓示，新的理論，現在一切信仰上的解釋，都須根據那些啓示的理論：不過有一點我們須知道，就是那些啓示的道理須要後人來闡揚，說明，那些啓示的道理，就如藏埋在土中的寶貝，須要人去發掘。看聖經中有多高深，多美妙的理論，學問，但爲使一般人明瞭，認識，非用適合各時代各地方語言，文字，方式，加以詳細的解釋，他們是不能明白的，所以聖保祿就講過信仰須有宣傳的人，才能傳佈的話：凡傳佈信仰的人，沒有好的工具，是不能收功效的。什麼是好的工具？除了精神的修養外，就是豐富的學識；就是有精神的修養，若沒有學識以輔之，也必不能收美滿的效果。所以普通就有主張神職要建立三S政策。三S者，一，道德，二學問，三，健康（Sanctitas, scientia, sanitas）這三個S缺一不可，缺一不可以稱為理想

的至全的刀鋒。

我們讀聖教會的歷史，知道在某個階段教務的隆汗，完全繫於主持教務的人，運用那三S政策如何。別的不說，只以我國教育來說，當明末清初時，我國的教務頗有發揚氣象。雖然那時教友的数量沒有現在多，但那時在社會上頗佔一些地位；我們求其原因，就是除了那時傳教的人的精神修養，耐苦能力外，他們都是飽學之士，利湯南等神父，用他們科學的知識作媒介，得與當時士大夫階級相接觸，因而獲得了勸化說服他們的機會，假使那時的一般傳教士，沒有豐富的學問，定然得不到徐李楊等士大夫的信仰聖教。他們那時建立起了傳教教育學，就是那時具有得心應手的工具——各種豐富的學識。

——本節完，全文未完——

渝益世報社

被敵機轟燬

（重慶特訊）九月三十一日敵機四十餘架自鄂分批襲川省蓉渝各地。於下午二時許，敵機一批竄入渝市市區濫炸。益世報編輯部印刷廠及職工宿舍被中四彈，全部均被炸燬。其損失約在三十萬元以上。全體職工幸告安全。該報雖遭此重大犧牲，決繼續努力奮鬥為社會服務。該報董事長于斌主教特鄭重發表談話云：本報創辦已有廿六年之悠久歷史，誕生之日，即感願武僑略國家之對吾國生存爲一大威脅，故二十餘年來，與暴日侵略者做不斷奮鬥，其爲暴風濤作之目標，而爲暴風所必摧毀者，早在預料中，惟本報決不因暴敵濫炸而稍畏縮，更不能因物質之被摧毀而中止其神聖使命。明日仍照常出版，決不復舊門，以盡報人天職云。

按：該報於去年六月十八日曾被敵機炸燬，在斷垣瓦礫中仍繼續出版未中斷一日。本年該報社四週亦屢遭投彈，編輯謝雲鵬君且以身殉職。職工於破壞斜牆漏瓦室中，仍洋勵精神照常努力工作。現該報暫出一中張俟整理就緒即恢復原狀云。又訊：益世報社全體同人於九月一號晚假該報社舉行謝故編輯雲鵬君追悼儀式（按謝君係八月十五日被敵機轟斃）謝夫人及兩遺孤亦均到場。董事長于斌主教致祝詞云：「是亦成仁」社長楊慕時鐸司贈聯云「爲救業以成仁，光在報人思親朋好；撫遺孤而須淚，災飛吉國曲廢流亡」。該報同人公挽云：「正氣瀟瀟長流，原期取義成仁，追繼飛災離崗位；英魂歸還遠道，願更揚清激濁，不忘記者是生涯」。皓月之下，目擊敵人創痕，緬懷謝君遺音，益增悼惜之忱，情緒至爲悲壯云。

傳教工作的合法範圍

楊之孝時

教庭對於各國傳教問題皆有嚴密的規定。其綱要根據公教學者喬治·封岳氏的著述，歸納起來不外以下數端：

(一) 公教認為：對非公教人民，無權迫其接受信仰；(二) 公教認為：非公教國家，亦無權阻止教會宣道，或以勸導方式傳教；(三) 公教認為：關於傳教事業的進行，其自身如接受外來的限制，即等於違反其所負的使命，違反其存在的意義，違反其成立的憲章；(四) 公教認為：傳教事業，帶有一種「超國家」的標幟，與教會本共無異；(五) 公教認為：派有傳教士的區域，長期處於外傳教士的管理下，絕非正常狀態。

以上五端是公教的傳教綱要，亦即規定傳教工作「合法範圍」的標準。對帝國國際關係講，即是公教的嚴正立場。

自我國與德義絕交後，一般人頗注意德義在華傳教士的去留問題。天主教會在我後方各省，委託德義教士管理的傳教區確佔相當重要地位。本月二日郭外長在招待中外記者席上，特對此問題發表談話，大意謂：「德義在華傳教人員，並未撤退，彼輩如在傳教工作之合法範圍內，自當予以保護」。我政府這種友誼的態度，經過郭外長的聲明，局外人對德義傳教士的一切顧慮，當均告冰釋。

七七事變以來，我實行自衛抗戰，公教在華傳教士，站在道義的立場上，多寄我以深厚的同情。彼輩或留淪陷區，或居其後方，皆能遵循教廷指示，以慈善教育諸種社會事業，協助我政府，救死扶傷，安孤恤貧，不惟昇我以精神鼓勵，實已解除我民衆痛苦不少。所謂「患難之友」，傳教士自可當之無愧。我政府累次頒發國際友人的榮譽獎章，加於德義傳教士之身者，爲數亦甚多，足證彼輩所有戰時功績，已被我政府所珍視。此次德義軸心，因承認汪偽組織，與我斷絕外交關係，德義藉傳教士以其本身工作，純限宗教範圍，與政治毫無牽連，故亦無撤退之必要。今彼輩既表示願留華服務，我政府聲明負責保護，此亦最合情理的應有措施。

按我政府與羅馬教廷，迄今並未互換使節，爲處理教務上的便利計，教廷於一九二二年特派代表駐華。這次郭外長發表談話時，亦曾述及「于斌主教代表教廷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對我政府此項態度表示感謝」等語

這段插話，在表面上雖似不關重要；但其中却含有一段史實。稍明外交史者，當知曾有法國保教權的一頁，遠在一八六〇年法政府與我簽訂北京條約時，即獲得此項特權，而特權的行使既有我國主權的尊嚴，同時亦使社會對傳教士多生種種誤會。自前任教宗庇護十一世遣派宗座代表剛恒毅總主教來華，法國保教權始泥牛入水，一切有關教務問題，由宗座代表直接與我政府辦理。教廷在我政府未與法修正條約以前，即先單獨有此措施，一面係表示尊重我國主權。一面亦所以保持自身之獨立與聖潔，這是我們應順便與以說明的。

世間只有兩大權威，一是屬於宗教社會的神權，一是屬於國家社會的政權。前者的目的在來世，後者的目的在現世，兩者各有分際，但分而不離，互相合作，然合而不混，各在其獨立範圍內，促進人類——精神與物質結成的整體，——現時的及永久的幸福。宗教既非政治，故政治雖可變化無常，宗教却屹然不動。公教始終認定她廣大無邊的領域是「天國」，故處於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中，時刻保持其超政治超國家的特殊立場。耶穌說：「我的國不在現世」所以無形中已劃定了「傳教工作的合法範圍」。不過，在過去野心政治家，有時以宗教爲奇貨可居，便把她用作工具，結果使傳教工作的聖潔性，被一種烏煙瘴氣所蔽，而執行傳教工作的獨立性，亦被一種惡劣環境所限。一傳教工作的合法範圍——在一般的觀念中

陷於模糊，疑雲暴雨的心理遂由之而生。現在這種現象已經很少了。不過郭外長談話時，既提到這一點，我們願就將公教對傳教問題，所持的態度，簡略介紹於下：

先要提起注意的一點，即傳教工作的聖潔性，公教的傳教使命乃耶穌所親授，非任何國家所策動。其動機屬於超然，亦非受任何國家所指使。聖經載：耶穌臨升天的時候，訓告十二位宗徒說：「上天下地，一切的權能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去吧！往普天之下，給一切受造之物（各國人民），傳播福音」。公教傳教史即從此時開端。耶穌曾以芥籽象徵他的教會：「即如一粒芥菜籽，有人拿去種在田裏，這原是一切種子裏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却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會長成一棵樹，天上飛鳥可宿在它的枝頭」。今日，我們見到天主教傳遍於世界各個角落，擁有信徒將及四萬萬，可說這棵芥菜是根深蒂固了。

進入二十世紀的新時代，因科學的發明，交通的進步，空間的距離已縮至極短，國際關係極度加緊，學術思想的傳佈，瞬息達於千萬里之外，各色民族的文化，亦漸趨於合流。當此時機，公教保有基督的真理訓示，當然感覺有向世界宣佈其信仰的迫切需要。教宗本篤十五世在位時，已發出一「開步向前」的傳教口號，已故的庇護十一世，在傳教工作上曾創出驚人的新紀錄，現在庇護十二世，繼前任的遺志，亦推動不遺餘力。公教始終認定這棵芥菜，是要蔭庇衆生的。尤其在人類文化破產，思想混淆，道德淪喪的現在，公教以「人類文明的最高希望」自許，對於改造社會，糾正人心，辨別是非，更覺職有攸歸，責無旁貸。所以然的理由，即因公教的使命是如此。若說這裏邊懷有何種企圖，那企圖亦只有救世而已。

傳教工作的聖潔性，既如上述，執行傳教工作的獨立性，在公教各種施設中，亦很易見到。世界各國天主教，以羅馬教廷（亦稱梵蒂岡）為總樞紐。梵蒂岡位於羅馬城的一角，方圓之大，不過稍大於我國北平的紫禁城，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與義大利政府特簽訂拉蘭條約，其早已享有

國際公法人之資格，亦為義國所追認，教廷所以簽訂此項條約，用意不過是在梵蒂岡的窄小城垣內，尋到一片乾淨土，使此擁有道德權威的宗教機構，不受任何政治氣氛的薰染。若說這彈丸之地的小國，懷有復興古羅馬帝國，或征服世界的政治野心。除神經過敏者，恐少有人想像。

由於傳教工作，教廷與各國發生的關係甚多，現在與梵蒂岡通使者，已有四十餘國。對於各該國的傳教問題，皆有嚴密規定，其綱要，根據公教學者喬治岳岳氏的著述，歸納起來，不外以下數端：（一）公教認為：對非公教人民，無權迫其接受信仰；（二）公教認為：非公教國家，亦無權阻止教會宣道，或以勸導方式傳教；（三）公教認為：關於傳教事業的進行，其自身如接受外來的限制，即等於違反其所負的使命，違反其存在的意義，違反其成立的憲章；（四）公教認為：傳教事業，帶有一種「超國家」的標幟，與教會本身無異；（五）公教認為：派有傳教士的區域，長期處於外籍教士的管理下，絕非正常狀態。

以上五端是公教的傳教綱要，亦即規定傳教工作「合法範圍」的標準。對着國際關係講，即是公教所持的嚴正立場。一六二二年教廷負責指導傳教工作的總機關——傳信部——對傳教士曾頒有第一次文告，其要義亦止於此。時至今日，此種精神依然存在，且到處皆有事實的表現。只就所列第五端而論，由於各國本籍教區的建立，我們對公教的意向，已可完全明瞭，例如一九二三年在我國開始劃分國籍教區；在印度亦有同樣的措施：一九二六年前任庇護十一世躬親祝聖首批華籍主教六位；一九二七年祝聖第一位日本主教；一九三十年祝聖第一位阿比西尼亞主教；一九三三年祝聖第一位越南主教，根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當年共有本籍教區二十三處，現已增至數倍。南北非黑色種族中亦皆有本籍主教出現，而我國目前之本籍教區亦增至三十餘處，首都主教職且由我國人擔任。在公教眼光中，畛域的劃分，種族的區別，皆無緒大意義，最有價值的，乃是耶穌流血所救贖的靈魂，在這裏邊是用不到什麼政治的。

教廷派往各地的傳教士，屬於各個不同的國籍，在我國的傳教士，亦有二十餘國籍之多。依國籍論，固是屬於某國的國民，但依教籍言，却是梵蒂岡的羅馬隊伍。天國高於世國；神權別於政權；教籍異乎國籍。不惟教士知之，教民亦知之。教廷告誡各地傳教士，除服從所在國的合法政權外，絕對不得以其國籍關係，做本國的政治工具。一九二九年正月六日傳信部更有新令頒佈，其中特指明七點，無異傳教士的七條誡律。全文的要旨，可以前任教宗庇護十一世，於該年十月召集各傳教會代表訓話的大意包括之：即「傳教工作，在任何場合內，皆不應用為傳播國家主義；傳教只是傳教，傳教乃履行宗徒的職務，傳播公教教義，這種工作是為靈魂服務，亦只是為靈魂服務」。

歐美亞非澳各洲傳教人員，如連輔助傳教的修士修女統計在內，為數不下百萬之多。他們對教廷的訓示，皆嚴格守不渝。事實勝於雄辯，假設這批傳教人員，皆變為梵蒂岡的第五縱隊，也許會令人怕不勝怕，防不勝防。所幸基督的和平旗幟，永久招展在光天化日之下，並非那樣可怕。不過，傳教士背井離鄉，遠涉重洋，不懼艱險，不辭勞苦，常人體力所不忍的氣候，他們可以順應咸宜，常人足跡所不肯到的區域，他們却肯深入，不識者確亦會疑其別有用心。其實「信仰可以移山」，這正是宗教的偉大處。信不信由你，但事實是如此。

一般心理對於傳教士的國籍看的太重。這種心理有時即成為對傳教士發生誤解的原因。遠者不論，只就抗戰以來的情形言，國人對敵國與國分的很清，這本是應有的好現象。但對於各該國的教士，亦往往只因其國籍不同，而好惡隨之，結果造成三年前老河口籍籍教士的間諜案。語言固屬無根，但消息傳遍全國，頗有人認為可信。最近這類事件仍時有傳聞，還不能不說是抗戰期中的一種憾事。公教的聖書上說：「一塵不染的那位僕役是幸福的，他不為金錢所誘，不為權勢所惑，此人是誰？我們要頌揚他，因他一生做了奇事」。如果不是過譽，我們可把這句話貼在傳教士

身上，也許正因為他們置身世外，與人無爭，與社會發生隔膜，地方上有對傳教士不滿者，無端加以罪名，以洩私憤。在國人，這種輕舉妄動固應避免，而在傳教士，亦應不忘「白絲易染白璧求瑕」的箴言，對自己的行動多知慎重，庶免瓜田李下之嫌，而避市虎成三之禍。

教廷與我政府的關係素篤，這種關係，如以「國交」「邦交」等名稱之似不甚適合。國與國的交往，多以利益為基礎，而教廷與我國所生的關係，却只能稱為道義的契合。這種契合，確已達到密切的程度了。例如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前任教宗庇護十一世對華通電，在列強未表示態度以前，首先承認我國為政府。這種珍貴的同情，至為國人所記憶。這次郭外長關於傳教士的談話，適於八一通電週年的次日發表，時間雖屬偶合，亦足證道義契合的有加無已。年來教廷斥責暴力的侵略，為我難民撥款助賑等義舉，亦值得大書特書。我政府深明教廷及其傳教士的聖潔立場，曾一再訓令各地方政府加意保護，但地方民衆因不明教籍與國籍之差別，或且有排外與仇教之傾向，對待外籍傳教士的態度，往往與政府的明令相違。或謠言中傷，或遊行示威，甚且因教士而迫害教徒，敲詐欺凌，磨難百般，此種行為，如不制止，將演成重大後果，失去國際友人的同情，致令「親者痛，而仇者快」。

本文談「傳教工作的合法範圍」，雖語焉不詳，其目的端在引起國人對外籍傳教士更進一步的認識，消除誤會，促進合作，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宗教，共同奮鬥，以利抗建，而進大同！

三十年八月二十日於陪都

本文係楊大司鐸應編者之請而作。惟稿寄來時，第二期世光已出版，故先由益世報發表，復在本誌刊出以饗讀者，特此聲明。

編者

傳教工作的基本原則

子微

傳教的工作，是公教一種內在的生命工作，是耶穌基督（天主）的生活的延續，還可以說就是天主聖三發揚在人心上的生活。耶穌基督在世時曾說過：「我父到如今常工作，我也常工作」。公教會是耶穌基督的延續，是耶穌基督的神身，也可以在耶穌基督後說：「我也常工作」。這工作是深進的，同時是廣闊的，是純一的。不是駁雜的，是內在的，而且是實在的。這工作便是他得自天主的超性生活的工作，傳教工作便是這生命工作的一部份，也可以說是這生活達到極純熟逐漸表現於外光和熱的工作。

天主無限的愛所造了人，不但要他做「純人」，還要他做「超人」。因此提拔他共享自己的生命與福樂。天主對於人的情愛和理想，具體地完全實現現在天主而人耶穌基督身上，耶穌基督因此受有使命，作新人類模範和新生命的泉源，他內心充實的天主生活，藉傳教的工作，已流通於公教會的各個肢體，將近二千年，這各個肢體集合成的大團體，同有耶穌基督給的天主生命與耶穌基督共有的生命，為此，公教的生活，便是耶穌基督的生活，而公教的每一個肢體也是耶穌基督的生活，耶穌基督的生活，是內在而外向的，是流通的，而他生命的流通於外，流通於人類，當盡了最大的努力。天主因愛情自己的生生活與幸福通於人，而必須天主自己付出最大的代價，足見人心迷妄硬頭的不可解。而天主愛情高深的不可度量，其內在的理由，是因為天主的愛情與恩賜不願壓迫人的接受，而主通結生命與

人的中間，必須克服人心的阻礙，而超性生命始能進入人心。這是天主尊重人心的又一番殷情的用意，這一切便促成了傳教工作的內在困難，而傳教者必為傳教而犧牲的條件，從此著為規律。

耶穌基督的生活是我們生活的最高典型，他傳教的生活，也當是我們傳教生活的準則，原來我們的傳教工作便是他的傳教工作的繼續，自不能在劃定了的軌範之外單獨行動。「不問我收集的，便是給我分散；」

耶穌的福神和生活，在傳教事業上給我們律定了以下幾條不可移動的原則。

（一）傳教生活，是超性生活的果實；就在耶穌本身也用不了這個條件。

人而天主的耶穌，具有完全的天主性和完全的人性，但講心的人性，也充滿天主所能通於受造之物的神力靈能。他心教的能力，便是由於他的天主的生活的發達與充實而發揮出來的。我們知道耶穌不僅是人類的教師和模範，他也是人類的救世主，他救世的職業，是整個的建築於他的天主性和人性的超性生活上。他的傳教工作若沒有救世的工作為之靈魂，所得的最大收穫便是十字架下的失敗，可是十字架正是他成功的開始，因為由十字架上，天主的生命開始向善心的人們狂流。

傳教的工作有它深遠的源泉，便是超性生活，離了它，傳教的工作是無水的溝渠。當耶穌開始在加里肋傳教時已給我們指示那

推動他出來傳教的動力：「主的神在我身，為此它祝聖了我，打發我傳福音於貧窮人，醫好傷心的……」。聖神是我們所得超性生命的根源，耶穌受洗時，聖神彰明顯著的，證明了他是天主選中了為傳教贖於人類的救主，也指引他作救贖的工作。

耶穌的這種由內及外受聖神推動的生活，在他救贖將成功的前夕，親自用極深刻而淺顯的話，定為傳教事業的意旨，「我是葡萄樹，你們是葡萄枝，誰存留在內，我也在內，（即常與耶穌保持超性生命的關係）這人才得多結果實」。《若、十五、五、》「不是你們選了我，是我選了你們。又安排了你們，教你們去結果實，而你們的果實常存一。同上、十五、十六、結論「你們在我的愛上常存吧，如同我常存於我父之愛上」。這父的愛，和基督之愛，便是我們超性生命的根源。「誰愛我的將見愛於父，（因為父愛子），我亦將愛他。我們將來就他，在他那裏作我們的居住」。《若望、十四、二》無怪乎聖人們的成功，雖然避俗隱修的人，也比一般人要偉大。

（二）傳教的事業，是一種收贖的事業。自從原祖犯罪以來，痛苦成了人生不可離的友伴，痛苦是人招致的罪罰，也是治好人心的良藥，便成了自救不可少的代價和救人不可少的條件。耶穌基督由天降世是為光照迷途的亡羊，尤其是為犧牲自己以救他們。所以他初生於世，先知便早代說他的心思說：「因為你不願牛羊之祭，天主你便給了我一個肉身，為此我說：我來了……」。耶穌傳教的中心事業，便是他的救贖事業。他傳教的工作，他往來奔走的勞頓，他舌頭

導焦的費心，同流於救贖的痛苦中。作救贖業，又由他救贖的祭獻，取得他傳教化人的機會。為此他的道理，暫時歡喜聽的固多，而聽後說「此話逆耳」的却不乏其人。他的聖跡驚動了人的耳目，可是對他的却說是受魔鬼的幫助，而受了他聖跡恩惠的，不久之後，竟參加殺人的狂呼：「釘死他！」耶穌基督却歡迎他祭獻的來臨，因為：「像一粒麥子，若不先落地死去，只有它存在，若死了，才能結聚多的果實」。(若十二、二四)耶穌的希望，耶穌的事業，只在他救贖的犧牲上。「父，救我於此時罷，但我正為此時而來」。(若十二、二七)因為，「一旦我被舉起，我將引萬有歸於我」。耶穌的成功在他的十字架上，這是救贖的奧秘，猶太人沒有明白，許多人沒有明白，但這是救贖不能規避的代價。此可見成功的宗徒們，何以但願以痛苦，補贖，作他們的生活，沒有贖罪的犧牲，罪豈能被贖？「沒有血，無罪赦」。聖保祿的勸導誘掖也成了無生命的吹噓。

(三)傳教的使命是自天主來的使命。

「若沒有被差遣的怎麼宣傳」。羅馬書十57「我來不是為行我的意思，乃是為行打發我來的天父的意思」。聖教會是一種組織，是一種生命的組織與社會的組織。這雙重組織的首領是耶穌基督，整個聖教會的神生活與社會生活都由這首領通傳而下。而維持這雙重生命的流通其內在的是寵愛的傾注，而外在的便是治理教會本於愛德精神的行權和受治教會本於愛德精神的聽命，今且不論教會的行權和上下當有的愛德，但以聽命言之，傳教的使命根本是被差遣的。耶穌基督來世，是被遣於聖父，他傳教的工作是以聖父的意願為準則，「我的飲食是遵行打發我來的聖父之

意，為完全他的事業」，若、四、34、他的道理不是他的，「我的道理不是我的，是那打發我來者的父教我的，我便說」；若、七、18、聽命是耶穌基督救贖成功的大動力和他光輝普世的大根源。「基督聽命至死，死於十字架，為此天主光榮他，賜以名號，超諸一切名號之上」。斐里伯書11.8.「人類因一人之不聽命而陷於罪，又因一人之聽命而復義」。羅馬書五、92、這樣的事實實在聖教歷史上不斷的重演，耶穌基督聽命的精神使我們瞻仰他成功的奇跡，而路德一人的不聽命使我們傷嘆歐洲大部份人的叛教。現在革命的思想蔓延於世界，聽命竟視為奴隸的德行，究其實聽命乃人類社會不可少的基石，沒有人民不聽命而能治理的社會，結果是奴隸的德行，反代替了自由人的聽命。

(四)傳教的工作是具體的工作。

愛德是耶穌的遺囑，愛德是傳教的大憲章，我們都知道耶穌最親密，最偉大，最高深的談話，是受難前夕耶穌對宗徒們的一篇訓話，而這篇訓話主要的意思是愛德，是合一。「我給你們一條新誡命：你們當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在這上面人們才認識你們是我的門徒」。若十三、34，35這基督多門徒的愛德，當發揮到最純全的地步，至於集合成一。有同一的生命，有同一的工作，如天主父與天主子，「聖父凡你送給我的人，請因你的名保存他們，使他們成一」，如同我們，使他們成一如同父，你在我內，我在你內，而他們在我們內成一，若，十七17.21。與天主父天主子天主聖神結合，與耶穌基督結合，基督之徒彼此結合，便是傳教生活的最大基礎。離了這三層的神聖結合，便是剪剔在地下的枯枝，只適於拋在火中。

聖教會的生活根本是一種合作，是一種超諸生命的合作，是一種救贖工作的合作，是一種聽命底生命底合作基礎，為什麼多次反受到惡勢力的合作威脅，甚而至於淹沒呢？大概是因為我們的合作，這種多方面的合作沒有表現實行上。一大敵當前，這或許已經不是討論的時候了吧。

信德是種子，種在我們心裏，不祇是要他在那裏保存着，還要他增長繁殖。每一個教友，所得的就是這樣的信德，「你們當使你的行事顯於人前，使人光榮你們在天之父」。

這是基督對每一個教友「世界之光」所說的話。原來每一個教友該是一個傳教士，而聖奧斯定實際上視聖父他做教友階級的傳教士，他的生活若果然深刻化，該是一種傳教士的生活，當然在他教友生活的範圍內——而傳教的生活，當是超性生命的，犧牲的聽命的愛德合作的。總歸於愈顯主榮，實現人類的完美幸福。

以上的話或許是陳腔濫調，可是在這些陳腔濫調上建設了聖教會的偉大事業，這些是原則，亦可以說是傳教的基本精神。精神是工作的動力，但不是工作，也不是工作的方法，我承認如果是有動力，工作是自然的，有方法的，*legem osis est Zelus animarum*。記得一位有德的人說過這句話。

我這篇文章，若僥倖有一位教外朋友閱讀，我很抱歉不能給他解釋若干教中的名詞，但我準知道的是他對於公教傳教理論的印象，公教的傳教是公生活蓬勃的流露。這生活是一個愛的生活，起自天主父的心中經過基督的偉大人心，接受在教徒的心裏願意流到別的教外人類的心上，雖死不辭「死而面已」。雷鳴遠神父語，這是公教傳教的真面目，耶穌基督是誠實的教師，說這些話的，是耶穌基督的門徒，他自信他的話必得誠實君子的接受吧！

國人對於公教之態度及引起之

汝若愚

國人對於公教之態度，就我個人的經驗看，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信仰的，這就是公教教友。一種是贊成的，這種人或許在其他宗教的立場上，或站在提倡道德的立場上，認定宗教有移風易俗的力量，他們贊成一切宗教，所以也贊成天主教，還有一部分人，因爲常和天主教的傳教士或教友接近，對於天主教的教義，以及天主教教規的瞭解，有所認識，與其他教門相較之下，覺得天主教，較其圓滿，所以特別稱贊天主教。另一種是無所謂的，這種人或渾渾噩噩，不問人生大事，只圖現世幸福，或專心其他興趣，無暇顧及宗教問題，他們認定宗教問題不是他們分內的事，別人對於宗教的態度，那是別人的自由，他們無權過問，天主教爲各種宗教之一種，所以他們也對以同樣的態度，最後一種是反對的，這種人多半是無神派或現實主義者，他們不相信神，更不信有所謂善惡報應，他們反對一切宗教，尤其因爲受了西方新思潮的影響，特別反對基督教或天主教。

以上所述的四種人對於天主教的態度，第一種人的態度，當然沒有問題，第二第三種人的態度，也沒有什麼問題，至少對於天主教沒有積極的阻礙作用，只有第四種人的態度，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並且，這一種人，大部分是知識分子，青年，有些還是學者。他們在社會上能發生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們的一言一行如果處處與天主教的教義抵觸，則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工作，與將

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從客觀的立場上，對於造成這一種態度的因素，加以分析，並提供補正的方法，藉作實際從事傳教者的參考。倘如更因此而引起一般熱心公教的人士，再討論更具體而更有效的辦法，以及其他有關的問題，則本文之作，也就不算無益了。

幾個月以前，我在益世報宗教與文化副刊裏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叫「成見與偏見」，其大意是：一般人對於宗教持着反對的態度，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成見與偏見……成見與偏見都是錯誤，其來源不外下列數種：（一）由於「一夜郎自大」，「目空一切」，認爲只有自己的是對，別人的全不是，只有自己的對，別人的全不對，所以別人的意見，不必考慮，亦無須考慮……（二）由於認識不清，體察不夠，這種人對於事物，雖肯多方研究，但是偶一有得，輒以爲己盡境地，便不肯再事研究，旁求例證……（三）由於方法應用的不當，許多人常尋找特殊事件，以證明一種事理……以特殊的事實，視作普遍的現象，以偶然的發現，當作普遍的，這是科學方法的誤用……例如看見一個傳教士行爲不當，便認定所有的傳教士都是那樣，看見一個教徒作惡，便以爲凡是教友就沒有好人，甚至於說宗教本身就不好，這也是同樣的謬誤，——宗教與文化出版第八期——成見與偏見，固然是造成反對宗教態度的主要原因，但並非唯一的原因。那麼，除這之外還有

什麼？這便是我們要考究的問題。有人說，中國民族的文化很高，所以拒絕接受外來的思想，這話有相當的道理。不過也不盡然，因爲佛教也是外來的思想，中國人不但接受，而且發揚的很多。天主教的教義，如聖方濟各家的思想聯合，理應受中國人的歡迎，何以到現在反有相反的結果，此中原因，似不能從中西思想的異同方面求解決。却應當從中國目下的環境與新思潮以及中國教會的本身找因素，根據我個人的意見，中國人反對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原因，係由於下列的事實：

（一）由於歷史事實給予的反感，中國從前是閉關自守，不與外人往來，天主教傳入中國，自唐至清，將近一千二百年間，由於教士們不斷的努力，其結果雖終元朝有皇親貴族奉教，明末清初中國的皇帝禮聘精通天文的耶穌會士，可是，公教教會始終未能因着教士們善意的努力，以及教士們在科學上的貢獻，而得到中國人的歡心，在中國獲得真實的地位，教會終於還是和帝國主義的武力，一齊踏進了中國的門戶，這是由於不平等的條約，才在中國正式立住了腳跟。從一八四二到一八四四，和一八五八到一八六六年，這兩個時期中間，中國和外國訂立的條約中關係教會的事情可以總括如下：

（一）准許外國教士在中國居住，在中國傳教。

（二）准許中國人奉教，取消各處禁教的明文。

（三）准許教會在中國建教堂，設學校，蓋醫院——據黃日波等中外條約彙編——這是事實，這是不得不已的實情，但這事實

給中國人的印象太壞了，

中國人稱基督教或天主教是宗教侵略，是帝國主義的先鋒隊，就是由於這歷史史上不可磨滅的事實。而且後來因為教士們在中國內地傳教的安插問題，又引起了不少的國際交涉，因而中國人對於天主教的反感也就更深。中國的知識分子或青年，看見在不平等的條約中，還遺留着幾行教會的問題，他們爲了愛護自己的國家，便自然而然的對於那有關的教會發生仇恨。

(二)由於中國新起的民族主義，下面引證的一般話，可以讓我們明白這種民族主義運動的眞像：

這幾十年來，中國人受西洋人的欺侮總算很够了，好幾次反抗都歸失敗。最後一次的反抗，是庚子年的拳匪運動。自從那回之後，中國人知道這種盲目的無知識的反抗是無用了，所以升世紀頭目的十多年可算是中國人對外國不反抗的時期，外人處處佔便宜，處處佔便宜，中國人怕「干涉」，怕「瓜分」，只好含羞忍辱，敢怒而不敢反抗。但是這十幾年，可不同了，辛亥革命與民國成立，鼓起了中國人的勇氣，喚醒了民族的自覺心，干涉與瓜分的噩夢漸漸遠了。到了歐戰發生，歐洲殘破，真正戳穿了西洋鏡，中國人對於西洋列強的眞像漸漸有點明白了，怕懼的心理漸漸減低，自覺的心理漸漸發展。歐戰期內，國際貿易大變遷，國內產業的發展，列強在遠東壓迫力的暫時弛緩，歐戰後國際形式的大變動，俄國的革命，德國奧國的衰敗，這些事實都够使中國民族——自覺或不自覺的——心理上起許多大反動，結果就是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大反動——胡適文存三集一一五九面——

這種反動的表現很多，例如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取消關稅協定，收回租界，收回領事裁判權，收回教育權，禁止外人在中國傳教等都是。中國人爲什麼反對外人在中國傳教呢？因爲他們相信，凡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唯一方法，是布宗教，開學校，宗教一方面是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之一種催眠術，另一方面又是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之探險隊，先鋒隊。一聞古操作現代中國及其教育中語。

這是一種愛國主義的運動，國家思想的發達所致。

(三)由於中國新起的理性主義，所謂新起的理性主義是什麼？我們也引證下面的一段話以作解釋：

宇宙及其中一切萬物的進行變化，皆是自然的，用不着什麼超自然主義，或造物者。生物界生存競爭的殘苦與浪費，使我們明白那仁慈慈祥的主宰是不會有的。

人不過是動物的一種，死後要腐爛朽滅的，朽滅是自然的現象，不足使我們煩心，我們則應該努力做我們的事業，建造我們人世的樂園，不必去謀死後的淨土天堂——胡適文存三集一一六三面——

這完全是無神派的說法，進化論的說法，唯物論的說法，共產黨的說法。中國的留學生到外國去學會了這一套回來，就高唱打倒宗教，反對宗教，這純粹是一種奉科學爲萬能，視宗教爲迷信的一種仇教觀念。

(四)由於傳教士自身的因素，此中問題，異常複雜，簡約言之，可分爲由於外藉傳教士者及由於國藉傳教士者，在外藉傳教士方面，或由

于不明白中國民族之心理而引起反感，或由于不識時代之變遷而固執行事。例如從前有些地方的傳教士以散錢爲傳教之方法，誰奉教就可得幾塊錢，鄉民無識者，覺得這是一種益惠，但在有知識者看來，却適得其反，以爲這純粹是一種誘騙，真宗教似不宜假借這種手段。又如如早年到中國的傳教士，教時中國的社會較比陳舊，所以他們所採的方法，尚可通行。如今時運事變，中國的社會已大非昔比，若仍執着舊目的老調子，自然更行不通，便要發生阻礙。且因此而給人不良的印象，使人對於教會的本身也發生了問題。

至于在國藉傳教士方面，有些人自幼過修道院的生活，與外界的社會脫離關係，因爲在那靜的環境裏過慣了，一旦走入變動的社會裏，要處世，接物，傳教時便往往不諳社會的習慣，過于誠實，誠實是美德，但過于誠實的人在現社會中會被人目爲無用的。例如有些傳教士，初入社會，沒有受到人們的特別尊重，便以爲社會上對於做司鐸的人處處是白眼，這就是由於太誠實的緣故。司鐸的地位崇高，只有教會的人會知道，外教人那裏懂得這些，社會上的地位要我們自己爭取，我們沒有做出有益社會的事時，社會是不會白白的給我們敬禮的。

此外在中外傳教士雜處的地方，因着學力，經濟，以及其他先後長幼的關係，國藉傳教士的權力地位往往不及外藉傳教士。不明白底細的人看到這些，便會發生誤會，由誤會而懷疑，由懷疑而反感，反感的結果，就造成對於宗教本身的反對態度。

(五)由於公教教友自身的因素，中國的教友大都屬於平民，知識很低，對於教義的理解

對現於公教教育之認識

周 健 龍

教育，在公教的各種事業中，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吾主耶穌在遺囑宗徒們的時候，不說「你們出去傳教」，而說「你們去教訓萬民」；所以有人說：「辦教育就是傳教，傳教就是辦教育，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就廣義的教育來講，這種說法也不無理由。不過，無論如何，在一般人的眼中，一說到教育，就只限於學校，即或一切傳教工作都有教育的意義，在教會當局，也只限於我們所要討論的，也只限於這一部分——由經言學校到大學——所有的修院都不論列。並且，本文中多言滿載，少舉西方，望海內同志，就公教教育實施之方法多開明，斯為作者拋磚引玉之誠意。

在先，我們當說明公教教育之目的，以為討論之標準。提到公教教育之目的，一定有人說是「光榮天主，救人靈魂」，不過我們不願這樣說，並不是因為這樣說法有錯誤，而是這種說法太含混。含混太寬，使人不能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公教學校裏面不但有教內學生，也有教外學生，所以公教教育的目的當分兩方面來說：（一）保護信德，因天主的恩寵，使那些人生在公教家庭當中，從小就因聖洗除免了原罪，而得了信德，這個信德是需要培養，保護，才能夠堅固，才

能得到好的結果。因為那些邪說敗俗，很容易使那些沒有中心思想的人隨之而靡，這就是公教教育的第一個目的。（二）慈善事業該從廣大方面看：拿財物與人是做慈善事業，拿藥物醫人也是做慈善事業，用正當的學問教誨人，使人得優良的品格知識與技能，自然也是慈善事業；公教學校對於教外學生，就是做的這種慈善事業。若能引他們走上救靈魂的道路，那就更合理想了。

經言要理學校，是教會的基礎教育，每一教區至少都有幾十所，其中的教師，是修女，或守貞姑娘，或離開修院的修生，或世俗人；就師資方面說，也不算太壞，不過，一本要理，三本經書，要費三年的時間，即或能倒背如流了，大多數的意義還是不了解，甚至於還有一半以上的字不認識。這就是所有的經言要理學校的總成績。若是從這樣學校畢業之後，不繼續受教理訓練，而希望能保持他們的信德，除非有天主的特別聖寵，並且像這樣的學校，在政治上軌道之後，一定不被取締的危險；何況現在已經有許多教友，不把他們的子弟送入這樣的學校了呢？本來一個人要教十幾個人，有時還多到四五十個人，從七八歲的小孩到幾十歲的保守者，怎樣能有好成績呢？幸好在許多較大的城市，已經用正式小學來代替這樣的經言學校了。

中級學校每省頂多只有十幾所，有些省份只有一兩所，在總數上雖不多，但除掉由修士或修女們主辦的學校之外，幾乎有一種普遍現象，就是：校員或教職員多聘教外人充任。據探問所得的答復，不外兩種：（一）教友還不如教外人，（二）教職員為教外人，就不易與教會當局接近，就不易向教會當局謀學校長之短。但是在教會

很淺。而一些有知識的，或因中途奉教，對於教義的研究不深。或因自小習慣，許多事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遇到教外人探詢教理時，或根本不知，或一知半解，都不能使人滿意，反會給人以不良的影響。另有一部分人知識學問都相等豐富，對於教理的修養也十分深，只是他的行動與教會的關係太密切，因而往往被人目為「教棍子」或賴教求食者。這種人在處世作人方面即令很好，也不容易消除他行動方面給人的懷疑態度。還有教會裏的辦事人員，地位太低，教堂門口的傳達者，嚴厲厲色，令人生畏，都可以造成教外人對於教會的反感，由反感而反對。

以上各點，都是簡略的述敘，未能作詳盡的討論，但是舉一反三，亦可以知其大概矣。現在再來提供補正的辦法，在這裏暫時只能作原則的敘述，具體的意見只好留待將來討論。為消除歷史上的反感，只有承認事實，解釋事實後面隱藏着的真象，真像既明，則反感自會消滅。至于新起的民族主義運動，那純粹是愛國思想，只要能表現與發現天主教真正愛國的精神，這影響當亦不成問題。所謂新起的理性主義，那是異端邪說，有意與教會為難，應當應用公教的真理去打倒它。還有傳教士與教友自身的因素，那就要一方面革除舊日的習慣，適應現在潮流。小神職班，要研究現代中國民族的心理，國籍神職班要在自己的學問與中國文化的修養上下一工夫，一方面要發動教友對於教理研究的運動，特別是在公教知識階級裏，要使教友澈底的了解公教，認識公教，必如此，方能應付現在的環境，方不致再給人反感。

最後，我認為消除國人對於公教所持的反對

方區，每年至少用了幾千元辦理一所中學，並不是以辦學校為目的，若校長或大多數教職員是教外人，怎樣能實現公教教育的目的呢？所以有多少公教學校中，無神論與唯物主義等宣傳得非常熱誠！也許有些教友還不如教外人，總不能說所有的教友都是如此；即或真是如此，那也只有承認我們宗教訓練的失敗；再退一萬步來說，請教外人來辦的學校，再辦得好也只是是一所教外學校，普通公立學校已經不少了，何必又多此一舉呢？其實在國內大多數的公教學校，也只做到以辦學校為目的，平常知識訓練比較多，宗教訓練比較少，有的簡直少到幾乎等於零。並且教職員們的工作太繁，也沒有精力來特別照料教內學生。以致弄到這樣一種現象：有許多教內學生，在公教學校讀書，一主日內沒有聽一次道理，沒有望一次彌撒；還說得上別的宗教訓練！有許多家長送了自己的子弟進公教學校，就以爲他們的靈魂妥當了，後來發覺出危險，可惜已太晚了，這就是就公教教育的第一個目的來說：若不能達到這第一個目的，第二個目的自然更不易實現。從前曾經聽着一個教外同學說過這樣話：「你們對於你們的教義太守秘密了，爲什麼不把你們的寶貝讓我們知道點呢？」有許多學校當局也責備教內學生不會向教外學生作宗教宣傳，但是這些青年，素來沒有受過傳教訓練，他們怎能勝任這種工作呢？

公教大學，國內一共只有三所，現在都在淪陷區域，都還能保持它的獨立與自由，還能够作爲國育材的工作；這是值得特別讚揚的。不過從公教教育方面來說，有許多還覺不够，有好些學生早晚可以不念經，甚至主日不望彌撒的尙早。本來嗎，大學生已經不是小學生了，還能够那樣嚴加管束麼？曾聽有人說：「我在公教大學念書，除開我願意參與聖事比較方便之外，我沒有覺得與任何國立大學有什麼差別！」對社會的知識增加了，對天主的認識沒有增加，雖不能說絕對有危險，却又有多大的好處？在公教大學的教外學生，常佔百分之七十以上，每年每校有三十人領洗，已經是不可多得的成績；但這些新領洗的人們，若離校後有較好的環境，他們的信德還可以繼續保持。不然，一加入了社會的洪流，鮮有不依然如故的！

總之，所有的公教學校的宗教訓練都嫌不够，隔理想的公教教育都還遠。爲補救這種缺陷，在一切公教學校當中——從經言學校到大學——至少當有一人對於學生的宗教訓練負責任；也許有人說：「這是早已有了，」誠然，早已有了！但還不够，負責就是切實負責，就是真要把一切公教青年，在聖體軍或公教青年會等名義之下組織起來，而加以要理訓練，辯道訓練，傳教訓練，真要把青年們抓住，緊緊地抓住；在現代的政治組織中，有種種主義，有種種組織，若我們抓不住青年，就要被他們抓去了，這並不是聳聽的危言，在德國諸國都不難找出實例。蔡寧主教說：「得了青年，什麼都得了；失了青年，什麼都完了！」若要得青年，只有從充實公教教育着手。

三十年七月十日于渝南慈母山

態度的根本辦法在加重積極的宣傳，要發動羣體的宣傳，要全體行動，天主教是最集團與最統一的，要問問答上說一聖教會共成一會，猶如一身——這都是事實，只是從聖教會在中國傳教的情形看，似乎在各教區各行其事，無聯絡，沒有全國性的集體宣傳，或集體運動。例如有些教區辦報紙，有些教區就在觀望。另有些教區提倡公教進行，而其他教區或許不表贊稱，這都是不太好現象。今後傳教的方法，如不從集體宣傳與全體行動着手，向不能有優良的效果，還是可以斷言的。公教教育聯合會，是上海會議之後產生的機關，也是過去與現在中國公教會所有的唯一全國性的機關。但是公教教育聯合會的工作，應如何發展，以及與此類似的機關或組織又應如何產生，這都尙待討論，與值得討論的問題。特別在此提出，尙望教內賢達，多多發表意見，則中國大規模的歸化運動，在不久的將來定會有偉大的開展。

傳教士完成僱傭語字典

（寵光社專電通訊）四川寧遠教區巴黎外方傳教會士麥司鐸，傳教內地有年。暇嘗努力於川貴特種部族之語言研究，經相當時間之努力後，結果其第一部僱傭語字典現已完成出版。目下麥司鐸更繼續作僱傭族其他文字之創造，以供傳教士之佈教於特種部族者，得以便利學習云。

羅馬教廷與各國政府的關係

羅光

(甲) 國際關係

兩個國際法人，彼此來往發生法律關係，這種法律關係必屬於國際關係，因兩者的來往，不以內政法為標準，而以國際公法為準繩。羅馬教廷乃羅馬公教會之中央行政機關，其行動為代表全教會，故與列國政府發生關係時，在在以教會之國際法人資格為根據。那麼這種關係屬於國際關係，實無可非議。

最大的疑問，是在各國教會與本國政府的關係。各國政府看本國的羅馬公教會為本國人民之團體。人民團體。與本國的政府的關係，當然為一種內政法的關係，決不會是國際關係。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事實恰相反；因為各國的羅馬教會並不是獨立的教會，僅僅是羅馬公教會的一部份。在教務行政上，直接受羅馬教廷的統轄，單獨與各國政府不能發生有效的法律行動。若已在已與教廷締約的國家內，教會與政府的關係，且有教約作規矩；教約則是國際條約，受牠約束的法律關係必與內政法無關。所以我們可以說，各國羅馬教會與本國政府的關係，在法理上猶如一國的民衆團體對於別一國政府所發生的關係一樣。可是實際上究竟怎樣，那算是另一問題。通常各國羅馬教會為避免嫌疑與誤會都不明往還頭說。

(乙) 教權與政權

乍一聽上面的一段話，必有人發生驚疑與不平。為甚麼本國政府不能直接與本國羅馬教會發生關係，而務必要有羅馬教廷夾在中間呢？這豈不是本國人民的團體受外來主權的干涉嗎？在這一段裏我們就討論這個問題。

羅馬公教信徒，同時也是各國的國民；是信徒，便屬於羅馬教宗；是

國民，便屬於本國政府。這樣，被統治者只一個，統治者則有兩個，兩個統治者各自獨立。一個政府的主權，以自己的疆域為界限；羅馬教宗的主權却伸到各國的國境內；這樣，受治的土地只一塊，統治者又是兩個。所以我們要問：同一的民衆，同一的土地，怎樣能容受兩個最高的統治權？為答釋這些疑問，我們可以這樣說，羅馬公教與國家，俱為完整的法律團體，彼此都有獨立的主權。兩者所以能並存於同一土地同一民衆之上。即因各自的目標不同。目標既不同，主權的行使範圍也就互異。國家的目標，為謀民衆的完全本性幸福，羅馬公教的目標，在謀教民的完全超性幸福。

政權者，國家為達到目標，可以使用適當方法的權利；教權者，羅馬教會為達到目標，可以使用適當方法的權利。政權與教權，無時無刻可以離開自己的目標，常常以目標為發展的根據。

本性的幸福，以現世為依歸，由現世事物而構成。這些事物能够是物質，也能够是精神。政權的範圍，即在這些世物以內。超性幸福以來世為依歸；物質事物不能留歸來世，只有靈性物體能走進來世；所以教權的範圍，以靈性為界限。然因人在現世靈性與肉體常結合不離，許多靈性物體須藉助於物質事物，因此教權間接也顧及到現世的物質。不過間接顧及到的標準，須看物質與靈性有密切的關係之時間而定。

本性在超性以下，乃哲學與神學之定論；則教權高於政權，應為法學上之合理結論。教權高於政權，不是說政權在自己的目標範圍內須受教權之限制。其所謂高，乃指的本質上之高。在實行上政權對於教權有尊重的義務：第一不能侵犯教權的範圍，第二，不應反抗教權，第三教權所有之善意勸告，應表示誠心接受。